

從語言接觸視角看“家來、家去”的形成

賈寧波

南京大學

提要

本文以“家來、家去”的形成為線索，探討漢語歷史上三次重大語言接觸對漢語的影響。三次接觸的外來語言類型相同，都是 SOV 語序，具有格標記系統，故而對漢語語法的總體影響是朝著一個演化方向逐漸深化的。所以通過絲綢之路，以漢譯佛經形式最早進入中國的古印度語言對漢語影響深遠，漢語很多後來的語言特徵在漢譯佛經中已經初現端倪，或者相比同時期的中土文獻更為顯豁。“家來、家去”到第二次接觸以後才零星出現，第三次接觸逐漸增多，並進入到漢語通語。“家來、家去”的形成受到後置方位詞的干擾，背後是外來語言格標記的影響。在外來語言影響力消退後，漢語自身的“糾正”力量壓制後置方位詞的進一步擴展，“家來、家去”才得以產生。

關鍵詞

家來 / 家去，漢譯佛經，阿爾泰語系語言，語言接觸和演變

1. 引言

現代漢語方言廣泛存在以“家來、家去、家走”等“家 V_{位移}”¹形式表“回家”義的現象。²該形式具有兩大區別於漢語普通話及絕大部分方言的特徵，一是語序上，並非現代漢語及方言常見的“VO”式，而是“OV”式；二是語義上，以不含返回義位移動詞的形式表“回家”義。“家 V”之所以分佈廣泛，是因為來自近代漢語通語，普遍存在於元明清白話文獻中。其特徵引起了較大關注，很多學者對其都進行了討論（錢有用 2009；魏金光 2010；楊永龍 2012；張瑩瑩、劉曉興 2015；高雲暉、祖生利 2023 等）。其中，根據楊永龍（2012）和高雲暉、祖生利（2023）的論述，基本可以斷定“家 V”不是漢語自身演化，而是語言接觸的結果。

目前對“家 V”的研究，還停留在元明清時期，將“家去”追溯到了元代漢語與蒙古語的接觸（魏金光 2010；張瑩瑩、劉曉興 2015；高雲暉、祖生利 2023 等）。漢語在此之前，還經歷了三次重大的語言接觸，一是東漢魏晉開始的佛教典籍的傳入，“從東漢到唐代開元年間，翻譯佛經 2278 部，7064 卷，估計達 5600 萬字”（遇笑容 2004: 32）。譯經中不可避免地帶入原典中古印度梵語、巴利語等的語言成分，形成佛教混合漢語。這一過程沒有大規模的人口接觸，只是外來語言文化影響的逐漸深化。二是西晉末期，匈奴、鮮卑、羯、羌和氐等阿爾泰語系民族相繼在中國北方建立政權，在長達三百年的時間裡，北方各族與漢族長期雜居，民族語言與漢語長期大規模接觸，造成了深度的民族融合和語言融合。到隋唐南北統一之時，南北漢語的差異已然明顯，“易服而與之談，南方士庶，數言可辯；隔垣而聽其語，北方朝野，終日難分。而南染吳、越，北雜夷虜，皆有深弊，不可具論”（顏之推 2011: 289）。北方漢語接受、吸收了大量的阿爾泰語系語言的特徵，與之前的漢語、及當時的南方漢語有了很大不同。三是五代十國時期，北方阿爾泰語系民族政權再次崛起，遼（契丹）佔據以今北京為中心的幽雲十六州，此後，一直到元，長達四百多年的時間裡，該地區漢族與契丹、女真、蒙古等族群密切接觸，形成了帶有較多阿爾泰語特徵的漢語變體。另外，中國的邊疆地區，如西北的河西走廊與河湟地區，漢族與其他民族長期混居，語言密切接觸，也形成了帶有異質語言特徵的漢語變體。

綜上，漢語與外來語接觸主要有三種形態，一是北方民族南下與漢族混合，帶來語言的混合；二是以陸上絲綢之路為通道，引入外來語言；三是在漢族與其他民族混

¹ 下文簡寫為“家 V”。

² 據本文的調查和統計，東部的東北官話、北京官話、冀魯官話、膠遼官話、中原官話、江淮官話乃至吳語、徽語等都有“家 V”形式表“回家”義。另外，福建建甌還有“厝來_{回來}、厝去_{回去}”的同構形式。

居地區語言長期接觸，其中第三種與第二種有重合，河西走廊和河湟地區自古就是陸上絲綢之路的重要節點，還是漢族與西北少數民族長期交錯混居的區域。

第一次接觸引入的古印度諸語言與第二三次引入的北方、西北阿爾泰語系語言，具有很多共同的語言特徵，都是 SOV 語序，都具有格標記系統，特別是有方位格，其處所題元都位於謂語動詞之前，這些特徵滿足了“家 V”形成的外部條件。那麼每次接觸都可能導致“家 V”的形成。“家 V”到底形成於哪一次接觸呢？為什麼會在該次接觸中形成？促使“家 V”形成的原因與機制是什麼？這些是本文計劃解決的問題。

2. “家 V”形成於何時？

我們爬梳文獻發現，元代以前就有“家 V”出現，但極為罕見，只有零星用例。找到的全部摘錄如下：

“家來”可追溯到中唐時期，如：

- (1) 李尚書有二子仕於京師，奏請至滑納妻，德宗皇帝敕奏事將軍張瓘曰：“與卿本使無外，往告卿本使，可令妻及新婦家來就上都為婚。”亦有手詔，李尚書遂發二新婦及妻入京以奉詔。二男既成婚，其妻遂歸滑州。（唐·李翱《全唐文·卷六三四·論故度支李尚書事狀》）
- (2) 報安僧正，昨者畫王法律弟師取壽昌覓毛去，文字到日，仰安僧正有壽昌家來者，好生交引取上州來，若不發遣來者，汝等責罪不輕。辛巳年三月廿四日。使君翟。（北宋·佚名《翟使君狀》³）
- (3) 今有故胡少卿家來求作碑，已勉強撰得，恐更被人寫壞。三哥無事時，與寫取並篆額可也。（北宋·范仲淹《全宋文·卷三八三·與朱氏書一》）
- (4) 驚鱗盼奧渚，倦翼占危柯。悔不與家來，結茅老岩阿。歸途眷老阮，廣武意如何。（金·雷淵《九日登少室絕頂同裕之分韻得蘿字》）

以上“家來”各例，只有例（2）是“回家”義，是讓安僧正把從壽昌回到家裡來的人，送到上州來。例（2）文獻出處是西北敦煌地區，是漢語與阿爾泰語系語言接觸的前沿地帶。另外三例都不表“回家”義，如例（1）是讓李尚書老家的妻子與兒媳婦到京城來，所以“家來”不能解釋為“回家”，應是“到家裡來”義。例（3）也是如此，是胡少卿到作者的家裡來。例（4）意思更為特殊，是“來到並安家”之義，是這個語義的“來家”的倒裝，如：

³ 據《翟使君考》（陳菊霞 2009: 86），翟使君是 10 世紀中後期歸義軍府衙中非常重要的人物，敦煌文獻記載其行跡的起止時間在 970–1000 年之間，對應北宋時期。

- (5) 自厭久荒浪，於時無所任。耕釣以為事，來家樊水陰。（唐·元結《酬裴雲客》）
- (6) 少室先生樂閒暇，棄官來家玉峰下。（宋·司馬光《王君貺宣徽垂示嵩山祈雪詩十章合為一篇以酬之》）

“家去”可追溯到宋金時期，如：

- (7) 洪義怒，呼哨一聲，洪信和兩個婦人以聖至。唬殺三娘，告兄嫂放劉郎交去。洪信喝交家去。（金·佚名《劉知遠諸宮調》）
- (8) 所以菩薩行於非道，是為通達佛道。他家去住得自由，且如何。（南宋·瞿藏《古尊宿語錄》卷十二）

“家去”兩例，都表“回家”義，例（7）是讓三娘回家去，例（8）是說他回自己家裡住得自由。

由此可見，“家V”是先有形式出現，再凝固為專表“回家”義的詞語。⁴例（2）回家義的“家來”出自西北接觸地帶敦煌，例（4）“來到並安家”義的“家來”倒置形式“來家”更早出現且最常見，可以考慮另外兩例“家來”也可能是特例，其成因可能是：（1）本文斷句錯誤，實際為“新婦家|來”“胡少卿家|來”；（2）連動句需要，例（1）是“來家+（來）就上都為婚”，例（3）是“來家+（來）求作碑”，為照顧連動句的後一動作行為，“來”後置於“家”；（3）其他未知成因。那麼，“家來”也可以視為與“家去”相似，都是在第三次接觸中前期的金/南宋出現，但也早於前人研究認為的元代。

“家V”表“回家”義是北方及西北阿爾泰語系民族語言的影響，這些語言普遍存在用非返回義位移動詞表返回義的現象，如：

滿語“去”（趙傑 1989: 109）：kənəmpi（清代滿語）kənəmi（現代滿語）① 去；② 捎（信）；③ 回（家）；④ 進（城）；⑤ 上（山）

⁴ 這與本文對現代漢語方言的考察結果一致。現代漢語方言東部地區從南到北連片分佈的“家V”式中，有一條狹長的語序相反的“V家”式斷裂帶，如“來家”“去家”“扛家”等形式，大致沿淮河分佈，在這條斷裂帶以北，及以南沿海的鹽城、南通、泰州地區，“家V”有“回家”義和“到家裡來/去”義兩個意思，而斷裂帶以南，如吳語、徽語及部分江淮官話（揚州、蕪湖等）的“家V”，只表“回家”義。兩個語義割裂開來。顯然，“回家”義的“家V”是以詞的形式傳入南方的。在陝北靖邊方言中，我們也調查到只表“到家裡去”義的“家去”，還沒有發展出“回家”義。

蒙古語“ ᠠᠭᠤ （來）”：位於動詞後可表示漢語的“回來”（王瑩 2021: 29）。蒙古語族的其他語言，如康家語、撒拉語、東部裕固語等也是如此（賈寧波 2025: 216）。突厥語族的維吾爾語、哈薩克語同樣如此，如：

(9) 維吾爾語：

dada-m käč-tä kel-idu.
爸爸 -1SG.POS 晚上 -LOC 來 -3NPST.
我爸晚上要回來。
（吐爾遜·尼亞孜 2018: 90）

(10) 哈薩克語：

ol öz yjine ket — ken bolaw kerewk .
他 自己 家 去
他可能回自己的家去了。
（耿世民、李增祥 2008: 208）

而在河湟地區，與蒙古語族、突厥語族等阿爾泰語系語言密切接觸的漢語方言，據現有的調查，普遍也是可以不用返回義動詞表“回家”，如西寧、臨夏（古稱河州）、甘溝、漳縣、天祝等（賈寧波 2025: 215），另外，藏語也是 OV 語序，且有格標記系統，故而與其接觸的漢語方言具有相同類型特點：

(11) 青海貴德周屯話：⁵ 箇家裡去下，啦 她已經回家了，是不是 / 對嗎 / 不是嗎 / 是嗎 / 對不對？ | 你飯吃
上酒喝上得家裡去 你喝了酒吃了飯回家。

非返回義動、介詞與家結合，表“回家”義現象，漢語並非只有“家 V”式，還有“V 家”式、“介詞 + 家 V”式、“家裡 + V”式，且該現象在隋唐時期就出現了，明顯受到了外來語言影響（賈寧波 2025: 211–215）。

除了專表“回家”義的“家（裡）V”外，現代漢語方言，特別是偏西北的方言，還存在一些語義已經凝固化，專表某一常見的日常活動的“O（裡）V”式，如山西汾西有表“瀉吐”義的“茅裡跑”（“茅”指廁所）（許寶華、宮田一郎主編 1999: 3162）。陝西佳縣、韓城、臨縣、鄉寧等有表“下地幹活”義的“地裡去也”，臨縣、石樓有表“上街”義的“街裡串 / 竄”（邢向東等 2012: 538–539）。

⁵ 引自“漢語方言語法特徵方言語料庫”周晨磊的調查，網址：<http://www.dialectgrammar.com/#/manual>。

3. 第一二次接觸以後與“家 V”相關的演變

自東漢至唐代，漢語經歷了上古漢語到中古漢語的轉變，很多特徵發生了變化，其中與“家 V”形成可能有關的如下。

3.1. “去”從表“離開”義到表“去住”義

“去”表“去住”義出現於何時存在爭議（林智 2023: 24）。但可靠的早期例證以佛經文獻為主，如：

- (12) 諸阿須倫，欲與諸天戰鬥，共去逆鬥來。（西晉·法立共法炬譯《大樓炭經》）
- (13) 餘人複見言：“共去取清淨粳米。”（西晉·法立共法炬譯《大樓炭經》）
- (14) 向者不問，我當於何去？去是幾所？當從誰聞？（西晉·無羅叉譯《放光般若經》）（林智 2023: 31–32）

可見與古印度諸語言的接觸，對漢語“去”的語義轉變具有重要影響。“去”的“去住”義出現，是“去”和“家”搭配表“到家裡去”或“回家”義的前提。

3.2. “V+ 家 + 來 / 去”結構的形成

高雲暉、祖生利（2023: 201）認為“漢語自身從中古以來長期存在‘V+ 家 + 去’這一結構提供了省略得以發生的土壤”。即“家 V”的產生，是基於漢語“V_{選、歸、回、往、向} + 家 + 去 / 來”結構的。

古印度諸語言為 SOV 語序，其謂語動詞以後置為常，促成了漢譯佛經在“V 家”之後再添加一個動詞“來 / 去”。在東漢三國西晉時期，該形式以“出家、棄家 + 來 / 去”為主，語義與“到家裡來 / 去”相反，如：

- (15) 我為太子，在宮嫗女，時夜半，作瓶天子來謂我曰：“時到，可出家去為道。”（東漢·康孟祥譯《佛說興起行經》）
- (16) 有一小兒年始七歲，大好道，棄家去作沙門，隨師在山中，從師學法，精進不懈。（三國吳·支謙譯《五母子經》）
- (17) 佛最後時，無有蔭蓋，為童子時，無所慕樂，棄離愛欲，即出家去，便得成就，上尊佛道。（西晉·竺法護譯《正法華經》）
- (18) 有成就度無極；有意不忽度無極；有佛立家度無極；有出家來度無極；有潛哀博聞來度無極；有出家不斷戒度無極……（西晉·竺法護譯《賢劫經》）

而西晉以後，因為“去”出現“去住”義，出現了“到家裡去”與“回家”義的“V+ 家 + 去”形式，如：

- (19) 便閉肆戶還自家去。比丘念言：“是估客見我便閉肆戶還去，不欲乞我毛故。”（東晉·佛陀跋陀羅共法顯譯《摩訶僧祇律》）
- (20) 佛常將行不能得去。後於一日，次守房舍，而自歡喜，“今真得便，可還家去，待佛眾僧都去之後，我當還家。”（元魏·吉迦夜共曇曜譯《雜寶藏經》）
- (21) 鰲問曰：“卿應取肝來，到我家去。反更跳梁，何耶？”（梁·寶唱等集《經律異相》）

而“V+家+來”形式中“V”仍以“出、棄、舍”等表“離開”義為主，極少有“到家裡來”義，如：

- (22) 妙色答言：“汝為比丘，應謗人也？我從父舍到汝家來，未見外門，況詣竹園至彼會中？”（後秦·鳩摩羅什譯《佛說華手經》）

在漢譯佛經之外，中土文獻最早僅見《古詩為焦仲卿妻作》⁶有此形式，如：

- (23) 上堂拜阿母，阿母怒不止。“昔作女兒時，生小出野裡。本自無教訓，兼愧貴家子。受母錢帛多，不堪母驅使。今日還家去，念母勞家裡。”
- (24) 下馬入車中，低頭共耳語：“誓不相隔卿，且暫還家去。”

3.3. 終點義處所題元的前置

語言類型上，介詞短語和所修飾動詞的語序與動賓結構語序相和諧，VO型語言的介詞短語絕大多數在動詞之後（Dryer 1992: 92–93）。但漢語從秦漢到唐五代，在保持基本語序為VO的情況下，處所介詞短語發生了從後置為主變為前置為主的演化。這一變化始於東漢末，魏晉時期加速變化，唐五代時期這一新的語序規則確定下來（張楨 2002: 245–246）。而對比漢譯佛經和中土文獻，可以發現佛經前移速度較中土文獻要快（張楨 2002: 245；賈君芳 2017: 77 等）。可見漢譯佛經對這一變化有促進作用，姜南（2009: 41）認為是佛經原典中的格標記的影響，“有些格標記還在原文詞序特徵的驅動下，攜帶被標記的名詞性成分發生句法上的移位，參與並推動了中古時期漢語介詞短語的語序變革。”但漢譯佛經更受漢語的制約，如高亦（2023: 68）發現，三國吳支謙、後秦鳩摩羅什在翻譯《維摩詰經》時，特意將梵語前置於動詞的處所題元調

⁶ 關於《古詩為焦仲卿妻作》的成書年代有爭議，有漢末說與六朝說，從出現“還家去”這一形式來看，可能並非漢末。

整到動詞後，以順應當時漢語介詞短語後置為主的情況，而唐代玄奘本變為前置，也是順應演變完成後介詞短語前置為主的優勢語序。如：

- (25) a. bhagavata āmrapālīvane dharmam deśayataḥ
佛 (在) 菴羅衛 法 說
b. [三國] 支謙本：佛說法於奈氏之園
c. [後秦] 鳩摩羅什本：是時佛說法於菴羅樹園
d. [初唐] 玄奘本：佛時猶在菴羅衛林為眾說法
(高亦 2023: 68)

本文研究對象為“家 V”，“家”是終點，張頴（2002: 123）指出，表終點的介詞結構不能前置。賈君芳（2017: 65, 78–79, 112–113, 143–145）指出，先秦到唐宋的終點義介詞結構只能後置。但賈文所指的方向義介詞結構，其實很多是終點義，如：

- (26) 惠明今後向甚處去？（唐·慧能《六祖壇經·行由品第一》）
(27) 上界帝釋知委，化一老人，便往下界來至。（《敦煌變文·舜子變》）
(28) 有僧問：“師百年後向什麼處去？”（南唐·靜筠二禪師《祖堂集·幽棲和尚》）

其中，“甚處”“下界”“什麼處”顯然是位移動詞“來、去”的終點。所以終點義介詞結構是可以前置的。疑問句中代詞賓語前置，是上古漢語就存在的，如：

- (29) 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戰國·莊子《逍遙遊》）

而例（27）並非疑問句，所以是新現象而非繼承上古漢語。這種新現象可以追溯到東晉南北朝時期，如：

- (30) 我心真實，無有虛妄，歡喜舉手，指示其家言：“彼處去，彼處去！日時欲過，勿復餘求。”（東晉·法顯譯《佛說雜藏經》）
(31) 若人作惡業，則向惡處去，若人作善業，則去向善處。（北魏·瞿曇般若流支譯《正法念處經》）
(32) 今日受歲，不同無羞外道受歲，然精進比丘受歲，持衣鉢，明日至餘處去，此林當空。（南朝宋·求那跋陀羅譯《雜阿含經》）

無介詞介引的終點義處所題元也可前置於動詞，如：

- (33) 不犯者：時故，有比丘白而入，無比丘不白入，（家邊道）他家去、園內去、尼舍去、異學處去……（南朝宋·求那跋摩譯《優波離問佛經》）
- (34) 因君鄉里去，為掃故園扉。（唐·劉長卿《送蔣侍禦入秦》）
- (35) 予今春多入城，戲作《村裡來》絕句，“村裡來”是蛺蝶名，滕王所畫……
我身亦使滕王恨，日日隨渠春裡來。（北宋·晁說之《村裡來》）

可見，自東晉南北朝以後，無論有無介詞，終點義處所題元都可以前置於動詞，特別是動詞為位移動詞“來、去”時，形成“位移終點+來/去”的語序，與“家V”一致。

3.4. 方位詞向後置詞演化

據李崇興（1992: 248–251），《史記》中已經有處所詞從名詞分化出來的現象，方位詞促進了這一進程。與此同時，方位詞發生虛化，如：

- (36) 唯子貢廬於冢上。（西漢·司馬遷《史記·孔子世家》）

《史記索隱》云：“按《家語》，無‘上’字。且《禮》云：‘適墓不登隴。’豈合廬於冢上乎？蓋‘上’者，亦是邊側之義”（司馬貞 2018: 221）。可見，“上”已不是原本的上面之義，而是更為泛化。

而漢譯佛經中方位詞常用來對譯佛經原典中的方位格標記，鞏固和深化了方位詞向後置詞演化的進程，如姜南（2009: 40–41）指出，在《法華經》的翻譯中，“svake niveśana-dvāre”被譯為“遙見門前”，“dvārasmi”被譯為“在門外立”，門前門外都是一個意思，可見方位詞逐漸失去原義，發生泛化，向標記方位格的後置詞演化。

該現象在《世說新語》中繼續發展，到唐五代《敦煌變文》中成為顯著特徵（何樂士 1992: 214–216）。

方位詞向後置詞演化的同時，功能也在強化，“使得過去不能帶方位詞的名詞，如肢體器官名詞、一部分器物名詞和地形名詞有了適當的方位詞可帶，從而躋身處所名詞的行列”（李崇興 1992: 252）。這就導致一個問題，後置方位詞強化後，成為很多處所表達的必要成分，如例（33）–（35），除非帶表領屬的“他”“尼”，前置處所題元必須帶上後置方位詞“內”“裡”等。使得“家V”停留在“家+後置方位詞+V”的形式，難以再進一步。

綜上，“去”從表“離開”義到表“去往”義、“V+家+來/去”結構的形成、終點義處所題元的前置三種演變對“家V”形成起到正面作用，而方位詞後置詞化對

“家 V”形成在語序上起到推動作用，但在雙音化方面起到反作用。在正反力量的共同作用下，“家 V”的形成比較遲緩，到第二次接觸結束以後很久的唐宋時期才零星出現，到第三次接觸的中前期才出現較多用例。這說明後置方位詞對“家 V”形成的干擾力量極為強大。下面詳細論述。

4. “家 V”的形成機制

4.1. 從“家裡 V”到“家 V”的限制條件

元代是“家 V”形式的爆發期，在此之前只有零星幾例，很難以此探討其形成機制，而在元代，僅《元刊雜劇三十種》就出現了 6 例“家來、家去”，如：

- (37) 有侄兒劉端，字正一，是個秀才，為投不著婆婆意，不曾交家來。（元·武漢臣《散家財天賜老生兒》楔子）
- (38) [麻郎兒]我盡說與你肺腹，我共您鑾輿，俺兩個常繞著南陽酒廬，醉酩酊不能家去。（元·宮天挺《嚴子陵垂釣七裡灘》二折）
- (39) 帶云：“你今日得不了官，佳人捧臂，壯士擎鞭，早家去些兒個。”（元·張國賓《薛仁貴衣錦還鄉》三折）
- (40) 帶云：“婆婆，它每去了，咱也家去來。”（元·張國賓《公孫汗衫記》）

除了例（37）表“到家裡來”義，其他都表“回家”義。但元代與蒙古語接觸程度更深的漢語變體，如元代直譯體文獻（蒙式漢語）、會話體文獻（漢兒言語）和直講體文獻⁷都不見“家 V”，“家”後必須帶後置方位詞“裡”，如：

- (41) 二三十兩酒肉喫了時，酒帶半酣，引動斜心，座子人家裡去。（元·《原本老乞大》）
- (42) 有探借了一年的俸錢，推病家裡臥地去了那般的人，休與俸錢者，道來。（元·《通制條格》卷十三祿令）

同樣，與蒙古語族、突厥語族以及藏緬語族密切接觸的河湟漢語方言中，現有調查無一例外都不是“家 V”式，而是“家裡 V”式。可見後置方位詞“裡”嚴重干擾了“家 V”的形成。

⁷ 元末直講體文獻《直說通略》有一例“家去”：“見張彝被殺，歡說道：‘宿衛軍卒廝開焚燒大臣宅第，朝廷怕懼不問。政事如此，氣象可見了。’遂家去，盡將家私接納賓客。”作者鄭鎮孫是浙江人，地處南方，“家去”應是其“純漢語”口語。

為什麼會強制加“裡”呢？與該漢語變體處所詞的範圍大小有關。張劍羽、盛益民（2024: 24–25）根據漢語方言處所詞能否獨立表示處所，是否必須加上處所標記，提出了“地名＞機構專名＞機構通名＞普通名詞＞指人名詞”的蘊含層級，吳語臨海話中機構專名可以表示處所，但機構通名無法直接充當處所題元，如：

- (43) a. 我在復旦大學（勒）讀書 我在復旦大學讀書。
b. 我在大學*（勒）讀書 我在大學讀書。
（張劍羽、盛益民 2024: 25）

臨海話必須在“大學”後加“勒”句子才成立。這與元代漢語變體、現代河湟方言“大都去、北京去”不用加“裡”一致，但“家”相當於機構通名，其後必須加“裡”。

4.2. 語序與格標記的競爭

更深層的原因可能與語序有關，元代漢語變體、現代河湟方言都是與有格標記系統的語言長期接觸獲得對應後置方位詞的，而吳語顯然沒有，吳語與元代漢語變體、現代河湟方言共同特徵都是更偏向 SOV 語序，雖然原因不同，吳語是受事成分話題化發達導致的，但表現一致。SOV 語序與“名詞 - 後置詞”語序和諧，所以後置詞更為發達，強制度更高，限制了處所詞的發展。

而漢語在接觸過程中受到 SOV 語序和格標記的同時衝擊，仍保持 SVO 語序，最顯著變化只是介詞短語前移，與此同時的另一個變化是後置方位詞強制度增加，很多原本不加方位詞的名詞也須添加。但是“名詞 - 後置詞”與 SVO 語序不和諧，所以在外來語言影響衰退後，漢語自身“糾正”的力量壓制了後置方位詞的擴展，為“家 V”不加“裡”留下了空間。所以“家 V”初次出現於唐宋時期，此時東漢及南北朝時期以來的外來語言的影響降至最弱。而“家 V”爆發期雖然處在元代，但是只出現在“純漢語”性質的文本中，受外來語言的影響最弱，受外來語影響較大的元代直譯體文獻（蒙式漢語）、會話體文獻（漢兒言語）和直講體文獻則不見“家 V”，只見“家裡 V”。

5. 結語

細緻梳理“家 V”的形成過程，可以發現其形成是外來語言滲入與漢語自身淨化兩種力量共同作用的結果。其“OV”語序形成是外來語言單向性的影響，形成空間巨大，所以較為普遍。但其省略掉方位詞、完成雙音化的空間極小，只有在漢語“糾正”外來語言影響時，才有“家 V”形成的空間。且只在該過程的某一節點才能產生，所以“家 V”形式在近代漢語較為罕見。這一現象單從語言接觸或單從漢語自身演化角度解釋都是不完整的，從漢語自身演化出發的“V_{來/去}家”倒裝說、“動詞/介詞+家 V”省略說，都有解釋力過強之嫌。必須將語言接觸與漢語演化兩者結合起來，外來語



言為其提供了語序與語義支撐，漢語自身演化為其提供了雙音化和詞匯化的動力。而詞匯化為專表“回家”義，則使“家V”得以在漢語自身繼續淨化的過程中存留下來。

鳴謝

本研究得到國家社科基金後期資助項目“句法變價的類型學研究（項目號：24FYYA007）”和國家社科基金項目“蘇北中原官話與江淮官話邊界的共時變異與歷時演變研究（項目號：24BYY054）”的支持。論文部分成果曾在香港中文大學“絲綢之路語言學國際研討會”上宣讀，承蒙張美蘭教授、王雙成教授等與會專家賜教，謹致誠摯謝忱。衷心感謝編輯部及匿名審稿專家們提出的寶貴意見。

參考文獻

- 陳菊霞。2009。翟使君考。敦煌研究 5。84–90, 124。Juxia Chen. 2009. Zhaishijun kao. *Dunhuang Yanjiu* 5. 84–90, 124.
- 高亦。2023。《維摩詰經》三譯本語法專題比較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博士學位論文。Yi Gao. 2023. Weimojiejing *sanyiben yufa zhuanti bijiao yanjiu*. Beijing: Zhongguo Shehui Kexueyuan Daxue boshi xuewei lunwen.
- 高雲暉、祖生利。2023。語言接觸對“家V”詞彙化的影響。歷史語言學研究（第二十輯）。195–211。Yunhui Gao & Shengli Zu. 2023. Yuyan jiechu dui “jia V” cihuihua de yingxiang. *Lishi Yuyanxue Yanjiu*, di’ershi ji. 195–211.
- 耿世民、李增祥。2008。哈薩克語簡志。見《中國少數民族語言簡志》編委會、《中國少數民族語言簡志叢書》修訂本編委會（編），中國少數民族語言簡志叢書（修訂本）卷伍，143–268。北京：民族出版社。Shimin Geng & Zengxiang Li. 2008. *Hasakeyu Jianzhi*. In *Zhongguo Shaoshu Minzu Yuyan Jianzhi Bianweihui & Zhongguo Shaoshu Minzu Yuyan Jianzhi Congshu Xiudingben Bianweihui* (eds.), *Zhongguo Shaoshu Minzu Yuyan Jianzhi*, xiuding ben, juan wu, 143–268. Beijing: Minzu Chubanshe.
- 何樂士。1992。敦煌變文與《世說新語》若干語法特點的比較。見程湘清（編），隋唐五代漢語研究，133–268。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Leshi He. 1992. *Dunhuang bianwen yu Shishuo Xinyu ruogan yufa tedian de bijiao*. In Xiangqing Cheng (ed.), *Sui-Tang Wudai Hanyu Yanjiu*, 133–268. Jinan: Shandong Jiaoyu Chubanshe.
- 賈君芳。2017。漢語後置介詞結構研究。武漢：華中科技大學博士學位論文。Junfang Jia. 2017. *Hanyu houzhi jieci jiegou yanjiu*. Wuhan: Huazhong Keji Daxue boshi xuewei lunwen.
- 賈寧波。2025。從絲路漢語方言看漢語史上的語言接觸與演變。絲路文化研究（第十一輯）。207–219。Ningbo Jia. 2025. Cong Silu Hanyu fangyan kan Hanyushi shang de yuyan jiechu yu yanbian. *Silu Wenhua Yanjiu*, dishiyi ji. 207–219.
- 姜南。2009。佛經翻譯中格範疇的系統對應。漢語史研究集刊（第十二輯）。20–43。Nan Jiang. 2009. Fojing fanyi zhong ge fanchou de xitong duiying. *Hanyushi Yanjiu Jikan*, dishi’er ji. 20–43.
- 李崇興。1992。處所詞發展歷史的初步考察。見胡竹安、楊耐思、蔣紹愚（編），近代漢語研究，243–263。北京：商務印書館。Chongxing Li. 1992. Chusuoci fazhan lishi de chubu kaocha. In Zhu’an Hu, Naisi Yang & Shaoyu Jiang (eds.), *Jindai Hanyu Yanjiu*, 243–263.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 林智。2023。關於“去”的“去往”義的判斷標準和產生年代。古漢語研究 4。24–34,126。Zhi Lin. 2023. Guanyu “qu” de “qu wang” yi de panduan biao zhun he chansheng niandai. *Guhanyu Yanjiu* 4. 24–34, 126.
- 錢有用。2009。漢語方言裡的 SOV 結構初探。中國語文學論集（第 54 輯）。99–107。Youyong Qian. 2009. Hanyu fangyan li de SOV jie gou chutan. *Zhongguo Yuwenxue Lunji*, di 54 ji. 99–107.
- 司馬貞。2018。史記索隱。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Zhen Sima. 2018. *Shiji Suoyin*. Xi'an: Shaanxi Shifan Daxue Chubanshe.
- 吐爾遜·尼亞孜。2018。維吾爾語哈密土語研究。上海：上海師範大學博士學位論文。Tursun Niyaz. 2018. *Weiwu'eryu Hami tuyu yanjiu*. Shanghai: Shanghai Shifan Daxue boshi xuewei lunwen.
- 王瑩。2021。漢蒙語位移事件表徵及蒙古族學生習得漢語位移表達研究。長春：吉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Ying Wang. 2021. *Han-Mengyu wei yi shijian biao zheng ji Mengguzu xuesheng xide Hanyu wei yi biaoda yanjiu*. Changchun: Jilin Daxue boshi xuewei lunwen.
- 魏金光。2010。從《醒世姻緣傳》看“家去”如何成詞。遵義師範學院學報 12(3)。35–38。Jinguang Wei. 2010. Cong *Xingshi Yinyuan Zhuan* kan “jia qu” ru he cheng ci. *Zunyi Shifan Xueyuan Xuebao* 12(03). 35–38.
- 邢向東、王臨惠、張維佳、李小平。2012。秦晉兩省沿河方言比較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Xiangdong Xing, Linhui Wang, Weijia Zhang & Xiaoping Li. 2012. *Qin Jin Liangsheng Yanhe Fangyan Bijiao Yanjiu*.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 許寶華、宮田一郎（主編）。1999。漢語方言大詞典。北京：中華書局。Baohua Xu, Ichiro Miyata et al. (eds.). 1999. *Hanyu Fangyan Dacidian*. Beijing: Zhonghua Shuju.
- 顏之推。2011。顏氏家訓·檀作文（譯注）。北京：中華書局。Zhitui Yan. 2011. *Yanshi Jiaxun*, trans. & annot. by Zuowen Tan. Beijing: Zhonghua Shuju.
- 楊永龍。2012。目的構式“VP 去”與 SOV 語序的關聯。中國語文 6。525–536, 576。Yonglong Yang. 2012. Mudi goushi “VP qu” yu SOV yuxu de guanlian. *Zhongguo Yuwen* 6. 525–536, 576.
- 遇笑容。2004。漢語語法史中的語言接觸與語法變化。漢語史學報（第四輯）。27–34。Xiaorong Yu. 2004. Hanyu yufashi zhong de yuyan jiechu yu yufa bianhua. *Hanyushi Xuebao*, disi ji. 27–34.
- 張頴。2002。漢語介詞詞組詞序的歷史演變。北京：北京語言文化大學出版社。Cheng Zhang. 2002. *Hanyu Jieci Cizu Cixu de Lishi Yanbian*. Beijing: Beijing Yuyan Wenhua Daxue Chubanshe.
- 張劍羽、盛益民。2024。臨海（白水洋）方言處所範疇的類型學研究。語言與文化論叢（第九輯）。23–38, 280–281。Jianyu Zhang & Yimin Sheng. 2024. Linhai (Baishuiyang) fangyan chusuo fanchou de leixingxue yanjiu. *Yuyan yu Wenhua Luncong*, dijiu ji. 23–38, 280–281.
- 張瑩瑩、劉曉興。2015。“OV”式固定短語“家來”、“家去”的成因與方言遺留。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學報 3。174–177。Yingying Zhang & Xiaoxing Liu. 2015. “OV” shi guding duanyu “jia lai”, “jia qu” de chengyin yu fangyan yiliu. *Nanjing Shifan Daxue Wenxueyuan Xuebao* 3. 174–177.
- 趙杰。1989。現代滿語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Jie Zhao. 1989. *Xiandai Manyu Yanjiu*. Beijing: Minzu Chubanshe.
- Dryer, Matthew S. 1992. The Greenbergian word order correlations. *Language* 68(1). 81–138.



The Formation of *Jialai/Jiaqu*: From a Perspective of Language Contact

Ningbo Jia

Nanjing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impact on the Chinese language of three major historical language contacts, using the formation of *jialai/jiaqu* ‘come home/go home’ as a guiding thread. The foreign languages involved in these contacts shared the same typological profile – all were SOV languages with case-marking systems. Consequently, their overall influence on Chinese grammar progressively deepened in a particular evolutionary direction. Via the Silk Road, ancient Indian languages – first introduced to China via Chinese translations of Buddhist sutras – exerted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Chinese. Many syntactic features that later became characteristic of Chinese had already begun to emerge in these Buddhist translations, and were often more prominent than in contemporaneous native Chinese writings. *Jialai/Jiaqu* appeared only sporadically after the second contact, increased gradually during the third contact, and eventually became integrated into the common Chinese language. The emergence of *jialai/jiaqu* was subject to interference from postpositional locative words, which were themselves influenced by case marking in the contact languages. Once external influence waned, internal grammatical pressures within Chinese suppressed the further expansion of postpositional constructions; only then did *jialai/jiaqu* come into being.

Keywords

jialai/jiaqu, chinese Buddhist sutras, Altaic languages, language contact and evolution

通訊地址：南京 棲霞區 南京大學 文學院

電郵地址：1005705355@qq.com

收到稿件日期：2024年8月19日

邀請修改日期：2025年12月30日

收到改稿日期：2026年1月20日

接受稿件日期：2026年1月27日

刊登稿件日期：2026年4月30日